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亦玉堂稿卷八 六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李鵬圖

謄録監生臣左熙世

亦玉堂稿卷六

明 沈鯉 撰

明宗録序

聖學無宗有宗其學聖者乎尼父之生好古敏求而已後世異端與吾儒角始有辯而吾儒又與吾儒角亦復有辯夫辯以明自得可也辯而標一勝以冀天下之從已或不能也夫一技之士精悟之極亦有玄解故解牛

可以得養生舞劒可以得筆法然得之者無來徑傳之者無定門其有神焉與假令羣養生學書之士而詔之曰爾必解牛如我舞劒如我鮮不背矣君子之學亦惟是凝一不二體驗不遺身心融而事幾合於是隨所叅證皆可以見道皆可以覺人所貴善學者契之於言前而勿為株守耳試觀近代名儒學成而鳴其所得曰敬曰靜曰良知指不襲前人而功皆光洙泗乃知非好為異也聖道猶海然江淮河漢同歸而不必同派也頃子

讀匡嶽徐公明宗錄而有感焉公師事李見羅氏奉修身為本之訓亹亹不倦夫人參三才止有此身修身之外復有何事公所謂修身者蓋修之而後言者也非言之而後修者也其於明親至善之理終身以之有獨得而默成者故錄之大指若曰吾以此宗聖而有得亦猶昔人之得於敬靜良知者也夫江淮河漢亦既朝宗矣若不窺其流而不息之神但以疆域町畦為向背不幾為海若所笑乎故聖學無不可入也惟視其造詣不視

其言説有欲明徐公所宗者亦務得公之所自得而已矣此精悟之極亦或敏求遺意也

沈氏家訓序

前代勸學詩文如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黄金屋諸語皆出自明主

御製流傳至久比户吟哦信如著龜凡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為勸勉者率不外是以故後學小生當其蒙養未雕未琢已先以富貴利達榮身飽家之計薫漬

其心胸肺腑由斯以往何所不至吾固知吾家子弟亦必有受其鴆毒者已今欲湔此痼疾亦不必為一切高論惟以士君子立身大閑關係緊切者反而攷之各著為訓語一篇以示為君臣子弟之鵠其所稱述亦不必則古昔稱先王談耳目所不及聞睹之事使後生小子無徵不信惟舉吾祖父以來日用常行可為家範者每篇之中各舉數事其無者不求備焉於乎凡人之情語之以他人之善行則有聽有不聽語吾祖則聽之及吾

父則傾耳而聽之蓋其情愈切故其言尤易入也况吾之身祖父之身也身不修則祖父辱自古明王哲后所稱引修身之要無不以法祖為急豈士庶之家有異乎吾茲庭訓不敢舍祖父而言他亦不敢為飾說以誣吾祖父惟求吾子弟之可信而已訓語凡七篇一曰嚴二曰孝三曰弟四曰睦五曰義六曰廉七曰慈其猶有不盡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也

應天府鄉試錄序

萬歷十年秋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士士遴於提學御史臣某暨諸曹六館者總四千五百有奇而府尹臣某府丞臣某職在提調先期以請上命賛善臣某修撰臣某往持衡蒞之臣某惟留都為國家豐鎬建首善其人士嫺於文文所好尚而四方操觚之士影慕嚮臻體為一變蓋天下所視為前茅也臣且為天下樹之抑何敢不辨乃今之為文者則辨之難矣當嘉靖末季文尚繁縟繁縟之不為先進易省也今之文簡簡固所以從先

進也而乃託之乎奇詭空幻者以飾其所不能蓋襲先進之似也而非其真也夫淄澠合而雅鄭之音雜陳之一簏夫豈不難辨哉玆臣之所為兢兢也臣拜命入闈與臣某集諸同事者歃血而盟務力汰文之似以求其真者而御史臣某亦肅將乃役防檢闈内外惟謹既三試遵制拔百三十有五人次第其名里與其文以獻臣某竊自幸文體可由玆一變庶幾有先進之遺乎真也而非其似乎乃臣所望於諸士者不惟文體之變而止

也蓋天下之習而為似也詎惟文即人亦有之何者人道正正焉爾矣悃悃款款焉爾矣今之人固有謂蕩蕩平平為不足見長取譽而鏗鍧震耀以炫人耳目者乃其中實不然非鄉之為文而奇詭者乎抑又有畫綵為舟不可以濟苴土為轅不可以駕者非鄉之為文而空幻者乎習此於文而文稱先進習此於人而人稱賢人君子也皆假似以亂真者也臣故曰天下之習而為似者不獨文即人亦有之也夫文之難辨不若人難辨之

甚也不正人之為害不若似人者之甚也何也射干烏喙足以悉人人遇而投之耳鈎吻黄精賢雅相肖一為所誤則其害不可勝言矣故孔子惡似是而非其品士即小人硜硜猶取也而忠信廉潔有其似之者則謂為賊德焉而不列於士何外之深也他日曰君子貴玉賤碈也非多寡之謂也謂玉真而碈似也臣為是懼故欲諸士之為賢人君子也為其真無為其似也夫所謂真者非必盡瑚璉為快也譬之器為玉為石石非玉也而

可砥可錯未為無益惟不為碔而似玉也即玉也而世不我以寧被褐懷之以待有用無艷彼碔而玉者之嘗有幸也而為彼碔而似玉也碔而似玉者曾不可為砥錯而詎能亂玉乎淄澠合不能欺易牙雅俗陳不能混師曠鈎吻黄精雖相肖世豈無俞扁之鑒哉故臣願諸士為其真毋為其似也今諸士之於文不碔矣異日以其人為國家用能銷其奇詭空幻者而正正而悃悃款款而力去其似以求真也其所樹前茅於天下者獨文

焉爾哉

送張滸東歸省序

張公宰高平治行稱當時第一已徵拜給諫歷奉常典納言之司諸所表樹炳炳麟麟載人睹聽矣一夕以瞻雲動念歔欷而嘆曰嗟乎自辭吾母大人宦京師也心未嘗不時時在側徒以上恩未有報故忍而逮今也今殫不肖之力既六年於兹庶幾少有稱塞而倚門懷我者獨忍不一慰乎於是即日上書乞歸覲詞甚懇天子

嘉其意許之行之日士大夫之為公里人者相率觴之
都門之外沈子言曰嘻華哉公此行人子之辭親而遊
也親望其來猶望能所事而來曁其歸也為親者悅而
又能所事則大悅人情大抵皆然也故夫以賈遊者挾
貲而歸而其親悅矣以儒遊者挾術而歸而其親悅矣
仕者辭親而起家齎躬而事主其所為事與親之所望
其子者固宜何如也公今入里門拜太夫人堂下夫人
宜有問而公且前對曰始兒為給諫遇國有大事輒以

言言嘗扺逆鱗忤貴近弗恤也而他所歷官亦勉自夙夜以無貽毋大人之辱於時太夫人聞必大喜且為公進一觴如良賈之出其所藏學士之譚其所得即其毋未有不灑然快之也公所謂榮親之躬不以組繡腴親之口不以珍旨者非耶予稽覽往籍綜古人出處之概大都急進取者不遑内顧而愛日誠微戀子舍者薄視勛名而國罔攸賴君子所為嘆完德之難也公之報主也如彼而其為親也若此蓋一行而二物具矣予是以

華公之行也雖然詩送山甫曰式遄其歸吾又知公不能忘君也夫

田都諫疏草序

往余備員史局預修國史檢諸司章奏而知有貴竹田公云公當肅皇帝朝給事掖垣所條上國家便利連篇累牘不可勝紀今感時事怛焉傷心則憶公曾諫言開礦非便言諸路鎮守中官宜罷歸各監局供乃常役俱見采納夫自肅皇帝至今歷三朝且七十餘年公所陳

前二事亟休於蒼生社稷者人能忘所自耶乃今榷采之使交騖於道而閭閻雞犬不寧公言益令人思矣夫言有出口可聽而奉以奔走則迂當事能補隙苴漏事過為已陳芻狗者其言非訏謨至計也公隨事納忠如俞扁發藥應手輒起歷事滋久而所遺方書猶得循襲而用之而無有不售亦庶乎立言不朽已始公釋褐真定理以平允著稱及徵拜諫垣適肅皇帝建南北郊議徙置民冢數百叢斥郊堧餘壤公諫言不可月令閩掩

骼纏齒不聞夷人之丘壟事乃罷余往讀公疏至此而知公仁心為質閔然起白骨而肉之也公立言有本哉有本哉頃者公曾孫珍之司理吾郡亦大有真定聲輯公諫垣草二卷屬余為序猶恨其有散逸者余曰公三疏侈矣又何求多之與有

贈黑丹渠判山東鹽運序

黑君之先以武起家而世官於鄧至君用儒顯君少為諸生有奇負顧數舉弗第已乃遊太學除上林署丞徙

光禄所至以幹濟稱當途者器之擢判山東鹽運事鄉之士大夫圖所為贈君者而授簡於予予聞管子相齊謹正鹽筴齊以富强君所履非其地耶今煑海猶故何以國不益富竊嘗求之葢今之通商馭吏非國初法已國初中鹽之商歳惟輸粟芻塞下亦至微鮮耳其時國不輸輓而糗精有餘商之利即吾利也後人見不出此以為商專國利遂攘臂而侵之額增未已更以納鍰夫是以塞下不屯國疲於餉士始有脱巾待哺者葢商既

告困而國家亦由兹多事矣此與割股實腹者何異耶故曰今之通商之法非法也國初置都轉運鹽使司貴之金紫秩亞上大夫隆顯矣即其下倅貳亦各專印綬假之事權詎非以職屬劇要任之特重乎後之迂濶不達者至比之桑孔之榷算諱言之而持衡於上者亦視為樗散詘其遷次以故仕宦至此者即紆金拖紫猶惘惘有不樂之色此何以鼓舞人心而使之盡力也故曰今之馭吏之法非法也夫國有鹽利猶富人之有良田

也商猶農也主榷之吏家督是也農之弗恆斯田有汙萊矣家督弗任斯農有惰體矣比其不熟始四出稱貸而營營求足食之策亦何貴有良田哉今之通商馭吏之法久而不更其流弊固將至此也君往矣意亦循管子之迹稟國初之令試以予區區之見謀之其長以為何如如可聞之當事稍一變通予斯說也不直告君爾矣

沈氏家譜序

歸德沈氏出自蘇州府崑山縣一保鄉元之末季有諱道興者世居縣城北七里許王焼橋迤北石将軍廟邉配蔣氏生子曰福一福二明興洪武四年大臣有平章潘氏者括取偽呉張士誠麾下舊軍蔓及道興而道興老矣不能行役以次則福一當行福二奮然曰弟子當服其勞吾父既不可以行吾代吾兄行矣乃留其子銘侍父於家獨挈配王氏與其壻范貴渡江而北次揚州興化縣調河南祥符再調歸德衛左所占屯城東南一

十五里曰邵家口者闢草萊而居焉時洪武二十二年也先是王氏在祥符以疾卒已葬城東北陳橋之側尋嚙於水不知其塚之所在繼李氏生女一福二年亦漸老不任行役其子銘自崑山來代以洪武三十四年閏三月初十日與靖難之師戰於真定之槀城死焉實建文即位二年也配洪氏其孤子祥是時甫十七即補充行伍至永樂八年十二年二十二年扈文皇帝北征俱隨其主帥渡沙漠犂庭而還配姚氏祥符人生子三

曰忠曰英曰傑自是乃分為三派生子十一人一無後其十派相傳者共三十一人而三十一人者四無後其二十七派相傳者共六十一人距始祖福二為七世七世以後源源方來未可數計也而支派固已繁衍矣至其以科名貴顯者則自五世之祖瀚潮始瀚中成化甲辰進士歷任福建建寧府知府潮中成化丙午舉人沈氏始大又二十餘年而建寧公長子桐由太學生任順天府東安縣主薄仲子柚從子棋俱為名諸生正德中

建寧公殁潮試南宫卒門户盖稍稍衰焉迨嘉靖乙丑鯉中進士選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太子少保照除山西絳縣知縣烈除鴻臚寺署正鱗除鴻臚寺署丞其他以恩例授冠帶與衣冠而儒者又復數十人人以為沈氏中興矣始沈氏徙歸德其屯所不能盡居也正統後有置產於郡城東南七十里曰界溝集者為一聚已又有居城北四十里曰冉站集者為一聚盖併其屯所而三焉而惟建寧公之子孫則世居城

市嗟乎世教既衰骨肉之相殘不少也夫豈其未嘗反觀乎且以吾族論則今之六十一人者其初固三十一人也又其初十一人也又其初三人也又其初一人之身也何前此而骨肉後此而遽爲秦越也夫子與孫吾所甚暱也乃其身與吾猶二也其痛癢吾不之覺也其愉適吾亦不覺也其親而暱之若彼者惟知爲吾之一氣與吾祖宗一脈也族雖疎其爲吾一氣與吾祖宗一脈吾豈遽忘之乎明於近而忽於遠遽觀其始而不見其

終亦何其不廣也夫自吾祖來徙歸德里不過一廛田不逾百畞延及六世猶多艱食吾猶及耳目之其在於今則有連阡陌而田比闤闠以居者此誰之貽也而可忘之乎語有云日中則昃極盛難繼惟德與義可以長久昔吾二世祖死王事四世祖禮部主事公以隱德望當時以孝行蒙旌表而建寧公居官廉為子孝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事各具本傳至語内行則二世祖元配洪氏世父柚元配張氏俱丁年守節以至白首而兄光冢

婦王氏以身徇夫年甫二十也亦先後表宅里此非其德義之可為型範而福祚之所由長久乎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由斯以談吾子姓所篤念不忘者有在矣凡預斯譜牒者幸相與懋勉之

曾中丞奏議序

臨汝曾公以中丞節鉞來撫吾豫三載於茲諸所嘗規畫便利草奏驛聞者積若干卷存之掌記觀察表公慮其久而散逸或欲考鏡已事無由也乃謀諸梓人且屬

余序余聞揚子云言浮物也豈其然乎夫不有宰之以實者為真意而蹈之以實者為真境乎言蘄有用不屑屑副墨子為政也安可槩浮物視之也中丞出鎮千里仔肩鉅重即豫與諸藩固無異也若以論腹心要壤三輔屏翰內拱護神京外管樞天下者則無如豫為最其衆建親藩天潢浩衍與冠蓋之使相望於道而供億日不暇給者豫為最其民俗鮮蓋藏競奢靡歲一不登當事者蒿目而憂之而無可以潤鮒轍者豫為最其人情

輕煽易動如異時脫巾於陳弄兵於柘者豫為最其以
椎採之役妄意中州樂土烏合無賴子弟假神叢以魚
肉我民者豫為最其政體雖自有常式乎抑簡書倚任
非一幅員錯乎諸路五方之遊民雜處焉猶復有宜糾
宜紓宜鉅宜細宜因宜革而紛乎不可窮詰者豫為最
由斯以談則撫豫視諸藩尤重已嗟夫以如斯重任而
一旦籲九閽為封内請命第憑此盈尺之牘夫豈不兢
兢難事哉豈其若文人墨士變化筆端徒以腴人口吻

者而可容浮議戔戔也公惟以淵塞之衷運之規畫而當其草奏驛聞不啻乎憂疾切膚俯青蒲而九頓乞哀焉故其言如庖丁解牛羿命中也其煦煦如化日之長也其廣博周徧如淵涵藪納無不有也其感人如陽燧於日方諸於月精通而幽阻弗隔也蓋公之真意真境也夫守内敷奏之言何限然不皆達民隱回天聽不鑿鑿可行不斤斤有措置不弘濟艱難不傳遠不能使讀吾言者見吾之心而吾言可當於人心者豈緊不文緊

鮮實也夫田夫笠叟聚壟畝而話桑麻談歲時雨暘風角占候即學士靡不解顧太玄準易河汾擬洙泗人終不與豈顧出彼下哉真與似之殊耳知此則知公之言矣

贈中丞吳公擢南刑部侍郎序

天下事亦甚難言矣先事則逆覩之難當機則立斷之難時適其變而從容暇豫則又難故惟有高世之識者而後可覩釁於方萌有濟變之畧者而後可決策於倉

卒玆兩者靡得而兼也以余所見則吳公韞菴其人焉公以中丞之節來撫吾豫兩歲於玆其諸樹表儀定經制振紀綱厚風俗節浮冗平獄訟詰戎兵旌别廉墨種種德意載人耳目者余不能窮以辭諸所為仁漸義摩舉大河南北百二十城邑之人民而厝之袵席以游於春臺之上者余不能摹其狀惟頃定軍變一事則亦可覘公之槩而知其才與識堪天下大受也其始陳軍吏不能以恩信撫士士脫巾鼓譟者數百人勢固已炎炎

矣公一聞變不知其何以運籌乃不踰旬日已逮其渠魁與其激變者朘削者咸次第伏法而其餘黨鳥獸散其事遂平夫數百人亦衆也自陳距會城非邇也稱亂者之形狀公未嘗身親見之也而不動聲色以遏其方張之勢於措顧之間使不至燎原不可嚮邇一何其從容暇豫而朗斷若此也余知公才與識兼過人遠矣國家自嘉靖以來士脫巾鼓譟凡數四其始則大同有變白下有變已又有浙鄖之變與安慶遵化之變彼其初

亦僅僅萌蘖耳惟睹之不早而處之不能當其機乃卒至老師殫費暴骨原野始平其難其甚者則外假招撫之名而内實陰中其所挾以苟幸目前無事而卒至傷威損重使荷戈守壘之戍頓蔑視朝廷之紀法而至今猶踵爲厲階相尋不已識者太息焉公此舉盖以張天子之威靈於天下以陰讋驕卒悍兵之氣而永遏不靖之萌爲國家久遠計甚盛何止戢禍亂於一方爲德及大河南北也頃之天子知公名則以擢留都司寇貳余

竊窺廟堂意豈不以留都為根本重地而掌邦禁明紀法寢䖏銷萌奠舊京而鼎呂之者惟公堪大受耶語云觀故步識前路公由斯以往所著績旂常者余安可預知然已事可徵矣故知公堪大受無疑也豫藩臬閫司諸大夫將為公祖道贈而請言於余余不嫺於詞又安能道公之詳乎惟項寧夏有軍變其始與陳事適相類余因是感焉為具述所嘗戡亂者如此盖聊舉目前一事也其他則自有輿人之誦焉

亦玉堂稿卷六

亦玉堂稿卷七

明 沈鯉 撰

歸德府學記

歸德舊為州有州學自陞州為府遂稱府學太守鄒公來典吾郡乃更飾而新之而俾記之以詔學者郡故宋地史稱其俗近古多温中篤厚君子而世又傳宋人之愚如所謂守株以待兎之類相與笑之雖不盡然然伺

愿不雕之意或相類則謂之愚也亦宜迨今之人好智而矜能聦於為愚而去古益遠惟宋俗不失愚之意故乃近古則學者豈必破愚之為貴哉亦惟不失其愚之意而已矣仲尼稱民之疾曰古之愚直今之愚詐詐者舞智者之所為也何愚稱焉惟直而其愚不鑿學乃可加故及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豈少聰明才辯之士而獨稱好學者乃如愚之回回沒而傳一貫者惟參之魯列國大夫僑札晏嬰文武臧仲之倫詎不翩翩

博物多能而獨稱甯武子之愚不可及則何也愚以學道則篤信愚以謀國則勿欺篤信不欺誠之道也誠自生明明自能覺豈待逆億哉先王設教三物五典離經辨志敬業樂羣不令見異物而遷固惟求不失赤子之心焉耳赤子之心純白完具猶然愚也世乃嗤愚而笑之不知去愚愈遠而俗以不古學愈以不真矣試以往事徵梁園賔客如雲鄒枚諸人文采爛然非不驚愚誇才而無益於實用千載之下與荒臺廢址而俱盡而考

文獻之所尊崇不忘者惟徽子之齊聖張許之忠節杜衍之相業迄今不磨夫行遯抗節封還內降皆智巧者之所深避而不為而不朽與天壤並則奈何輕去其愚也予郡人也述郡事志郡俗不敢不以此意與諸君子共勉之以無負太守之盛舉夫學宫敝患其不新故必革故而鼎新學術壞不患其不新而患其喜新故必反新而還舊宋俗舊以愚聞天下矣宋之學者倘不染晚近智巧之習以葆其愚而從事於學庶幾可尋孔門顏

曾四勿三省之脈而聞道不騖於支離行誼不薰於功利居則表俗出則匡時擔荷非常肩仔鴻鉅實有賴焉諸士獨不聞乎黃帝遺珠赤水使智索之不得而象罔乃得之愚公欲移山至令子若孫世世不忘遂使山靈為之自移通象罔之旨何精微之不徹不在聰明用事也合愚公之力雖鬼神可以動何必巧慧收效也如必不安於愚而逐世之智巧以為新則固陋之說若捧土而障江河得毋貽天下之笑謂真宋之愚人也哉

新設商丘縣學記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為府於是設商丘為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歷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衷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於郡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為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為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為文昌閣三楹廊廡廨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鄒公繼賴公守郡雅興文治加意㸔飭而其僚

别駕周公殷公司理陳公及邑吕侯始落成焉故兹學也葢閲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觀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勵學宫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羣多士而教且養之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闊乎養士不以多寡為盈詘而惟實得其人為足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閥為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為足稱昔者平原君

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為盈為詘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為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膴仕接踵則僉云人才人才而多之不知科第膴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

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為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為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為有道所薄況區區之科第膴仕苟為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間子弟不樂為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被之儒衣冠其時能為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絶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為詘也其

後人文日勝佔畢吾伊之聲遍國中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纍輩出然居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淡泊寧靜不染於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伐鼎鉉之榮得一士且侈為名世而況其多也苟其佻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有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況其鬬捷於蠻觸快意於蕣華者藉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人耳何足多也諸士其相

與講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為珪璋出則為霖雨使士不虛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歸德義學記

歸德為俗故稱長厚矣頃歲以來齊民鮮盖藏幼學子弟則多以貧故廢業者而飭躬力行之夫亦或坐窮困以不卒所志俗乃視古稍間焉為郡長者固宜有補苴勸相之法以助流理化而予所睹記殊未數數然也屬

者滇南鄧公來守吾郡其論治尚體要而後聲華緩法比而右文教其他所作人者無具論乃其修社約敷帝訓絃歌澤頖旌别淑良一時人士既喁喁向風矣乃復慨然嘆曰夫治人猶治兵也欲兵之揚在其氣作而鼓舞不可不先欲人興行在感其心而體恤不可不至吾既以興學為事而民有以貧廢不能自植立者吾弗知是猶欲彊兵而枵其腹也於是郡西北陬起義學一區待子弟之不能自業於學者置義田千二百畝佐學者費

而學之左豎義倉九楹貯郡人以穀來助者而懸之常
格以待之工既告成乃問言於沈子沈子曰吁嗟古道
哉足以風矣夫人情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自
上之人貴耳目以輕軒吏治而世之為吏者始務以才
相高往往於米鹽毛瑣簿書期會之間炫赫赫名獵大
爵位焉以去至語及教化則視為迂濶咸掩耳不顧聞
也乃公獨雅意文教補苴勸相若此非所謂行古之道
耶昔大将投醪於河師衆飲之如醉楚子廵師不忍其

寒也撫之三軍如挾纊此兩者豈人人徧之哉義氣之所為感也公之斯舉無論衣食公賜者得恃以卒業不為廢即其他衆有不醉心挾纊以復古長厚之俗乎語曰人之從好也捷於令自是以嘗雄里中者詎無從所好而甚焉者乎又詎知聖天子不最公之理以風示當世以為令守令者樹赤幟乎審爾則公所錫予在一方而道且沛寓内有餘也故曰足以風也

亦玉堂記

俗蓋稱翰林公署為玉堂云雖沿襲前代故事實謂其職主文翰不事事其堂宇清閟如玉也予往曾歷官此署二十餘年率累月一至至亦不公座判署惟從容與二三寮友登瀛洲亭流連光景語笑移日策馬而歸耳以予多病簡懶不諳世故非幸而竊吹於此足容吾拙殆也久矣敢望其他乎每念及此未嘗不含戴上德稱榮遘也然文翰非予所長故身之所居而心恒惴惴焉懼其以伐檀之議疵瑕吾為玉堂之辱也意不能自得

焉戊子九月予解官歸里筮地一廛於城乾極僻之處明年二月構屋三楹翼以兩側側各室二楹凡閱月告成事則中列琴書外蒔花竹亦稍於暵垣隙地藝瓜蓏果蔬及禾麻菽麥各一二畦以隔別城市其晨一糞除夕一灌溉必躬親之用以代熊經鳥伸以為常而予以多病支離感於老氏有被褐懷玉之說不但不語及世事抑悄焉無車轍至門屐聲及戶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無得有升吾之堂入吾室者蓋往時二三寮友從容

語笑以今視之猶覺煩矣莊生云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逍遥其下予所選豈即其處耶嘗於花晨月夕取淵明歸去來辭及仲統樂志論朗吟一晌以佐浮白而鄉者文翰之事無所關心牖下一榻隨意偃仰人莫予識夢時忽覺猶疑此身蘧蘧然在瀛洲之亭不知其為吾蝸角也豈亦有自得者乎抑非上使我至此耶昔人有對揚君賜者每託之居處器用以識不忘予既嘗承乏玉署含戴上德今卜築

小隠一時情景猶頗相類盖雖已不在其位而其為清閟如玉者則上已賜我於家矣吾詎可忘乎乃竊倣昔人之意而大書顔於其霤曰亦玉堂用紀吾今兹所遭遘亦不異往昔若此嗚呼玉堂之為玉昭昭也惟人可疵瑕亦可進退則逆旅之舍也吾安得終有之亦玉堂之為玉似之也而非其真也乃敝帚自享不忮不求可終老焉由斯以談則天池非廣榆枋匪陋意所逍遥即為吾廬顔在人自處何如耳夫真似亦何常之有哉

存蠹齋記

歳辛卯余居室西偏搆齋三楹儲古今書籍可數千卷縣額其上曰存蠹云存蠹者何余有書不能讀而蠹乘之以為食邑余弗驅也故以為名嗟乎始予壯齡力能强記而家故赤貧自舉業章句外則終日兀然面壁耳烏知宇内有書可讀哉及後叨一官薄遊都下有常禄之入得稍購四方之篇籍廣其睫眥乃復以職事縈繫役役奔走雖有書不暇讀今幸解組歸遊神藝圃得肆

力學問而髮已種種雙眸已眊轉盼忽忘雖有暇不能讀吾居然書肆一賈也可勝嘆哉今年夏積雨彌旬卷帙之上苔痕四溢比晴則命兩童子出而曝庭堦之下羣蠹縱横腹皆果然而還視吾腹乃枵然也捧而一笑顧見童子之色怒若於蠹有憾者且蒐而殲之予亟止之曰何為其然物成毀有時吾有書不能讀而蠹乘其隙為我一飽吾實使然蠹則何罪假令蠹不蝕而余終東之庋閣以待一再傳之後即不有魚蠹得無有人蠹

乎盈虛消長往復有數雖强且智靡得而逃焉故積之太盛者未有不散失者也君子於此有所好不得不求求之得不必皆備苟備矣不必堅執為已有而珍惜之太甚葢昔右文之主嘗遣𬊤軒之使分道四出購山藪遺書藏之於金匱石室天禄文昌之署與夫奎壁並爛今存者幾乎而惜吾一室之儲乎所惜吾有書不能讀蠹雖飽不知味則此書之不遇均也斷簡殘編或有待後人乎亦余所不敢必也莊生云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

言夫六經常道不待儲而自足者也何蠹之虞其非是者蠹與不蠹任之而已殲之何為童子聞余言為斂書還故處而蠹逸者半仍竄處帙中者亦幸俱無恙焉嗚呼人世之積而無用而終不免於人蠹者又何止是編也

敦倫書院記

士養於學足矣復羣之書院者何曰書院之設所以佐學之所不及也先王之教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

學知仁聖義中和之有其德孝友睦婣任恤之有其行
而禮樂射御書數之有其藝九年而視其成四十而試
之仕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故自公卿大夫
下逹牛羊倉廩賤官之選悉中於用當其時上無廢教
下無廢學一道同風其效如此周室既衰教化凌替道
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庠序而在山澤孔子大聖人也
不得君師之位而設科洙泗之濱蓋章縫之士從者三
千焉自是以來士之抱其器而不得用私相教授於黨

閭之間者往往不出户庭而自成黌序後世書院之意其權輿於此乎秦漢以來無可考見宋世理學大明而嵩嶽嶽麓睢陽白鹿四處最為顯著生徒多者至數百人我朝憲章列代治教休明自兩都郡邑達之蠻陬海徼莫不有學士漸被而興起者彬彬乎羽儀王路宿稱盛矣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先生之所以為教與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佔畢帖括之間屬題比類纂摘擸竊口吻刓於蠹簡之記誦而思慮敝於

游詞之剽綴於是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禔躬繕性時發明其業以教術黨之士講學書院所在有之乃其敝也裒衣博帶百十為羣娓娓談清虚其實孳孳營利欲而又何學之與有萬歷初當事者發憤建議條禁撤毀誠有激乎其言之矣雖然有以涉耿者而廢天下之舟有以噎病者而廢天下之食乎二百年來名公鉅儒勃窣理窟成德達材皆於是出懲末流之弊而併去其成法非通論也今宸居久於在宥崇儒重學鼎來禁

毁之議盡格不用而所在有司乃敢復有修葺廢墜者而吾歸德亦始得以復其舊貫云按志書院故在府城西北宋初錫名應天有勅賜碑在舊城内金元為歸德府學本朝因之弘治中圮於水於是遷學於府治東而書院中廢自世宗以迄於今蓋圮而修修而復圮矣鄉之為齋為堂為廊為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業已鞠為茂草而蕩為瓦礫矣今悉還其舊觀而閎敞倍焉題曰敦倫書院夫今兩都郡邑之學皆曰明倫而書院易

之以敦何與曰明之為言知也敦之為言行也知行相須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不行不足以為知也今觀皇祖

大誥三篇敎民榜文諄諄於五常之訓而他日詔師儒曰正心實學曰崇德重義曰檢身飭行意可知也士不深惟立教之本而畀之入乎口耳高之淪於玄虛畫脂鏤冰落其華而實者鮮矣奚其明玆曰敦倫者正所謂

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也吾黨之士尚各藏焉修焉大者明君臣敦父子序兄弟經夫婦麗澤於朋友而增修

其德而後博學以貫之多方以辨之修文辭以發之亦可以為成人矣不佞雖備員三事而自揣忠不足以結主澤不足以答民形神夢寐皆山中人也古之君子進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退猶可以使其子弟孝弟忠信是用述今昔斆學之本與諸士共觀鑑焉

四鳩巢記

予成亦玉堂之再月旋於其東偏隙地小構一室以為燕寢又閱月告成事方自他所徙居適有鳩一偶亦遂

來巢乎異焉謂卜居之初有此物兆吉乎否與不可不詳論之也盖聞詩鵲巢之説曰鳩性拙顧又云居鵲之成巢何也夫天下無兩而立者也巧則巧拙則拙觀人於清濁之間君子皆不能無疑也鵲雖巧豈能不拮据而成巢而鳩獨口不瘏手不瘃一旦乘所有以居盖鵲反不如者猶可謂拙乎鳩乎鳩乎豈其拙名而巧實陽外而陰内者乎物如斯吾不欲覯也豈兆之佳者乃亟命涓人驅除之而鳩繞其巢飛且鳴如泣如訴若將止

子者子感而盉異焉而為鳩原之則終亦拙者而已矣盖大厦成而燕雀相慶此物之巧者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物之知者也比吾之闤闠為大厦何限鳩不知巢焉而巢於吾室其卵翼可俯而闚也顧非拙而何予賦性顓蒙不善涉世世之君子方将有討予之拙而欲覆其巢者既徵諸色矣而鳩顧適吾以居乎是遊於羿之彀中耳知巧者豈如是由斯以談則鳩非拙名而巧實陽外而陰内無慼也兆亦何不佳之有乃更命涓人

謹護之而鳩巢始定自是予讀書其聲吾吾鳩呼雨其鳴呱呱如唱如和如戀如慕與吾有甚相狎者予不但無疑於鳩且轉自疑也鄉所以來鳩之巢者何耶世嘗言海翁忘機鷗鳥不飛鳩豈為是耶抑睹予之貌一鳩也而不能辨與或吾室拙且陋遂以為鳩之巢而附居之與抑聲氣有相感者與皆予所不能知也第嘗聞善為道者巧欲日損拙欲日益其損其益在所與處矣今以鳩之拙巢於吾室是鳩益一拙也以吾之室有鳩之

巢是吾益一拙也鳩乎我乎我乎鳩乎其俱有益之象者乎予欲賡鵲巢為詩困而未能少頃假寐夢二羽士褐衣斑文儀觀整暇揖予而前曰幸託君之宇以庇予翰又借君之譽以白予心予既拜君之明賜敢不卒復以所聞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予雖拙無似然猶有血氣心知焉君往昔蓋不能無疑今竊見主君之杖有刻予形者有貌無心比之木雞其德全矣君倘亦有意乎令而後彼扶爾行予伴爾居相守一拙永不畔去其

庶君三益乎予與若蓋得君而四矣幸主君盟之夢語未畢遽然而寤開户視之閒其無人顧惟見二鳩之栖吾簷也於是扁吾室為四鳩巢云

放鶴記

予性好清尤好觀物其在羽族則形質最清者宜莫如鶴矣予極心愛之得一偶寘吾醉竹之軒予少有不快則扶杖往觀之飲且食有不甘則對之食飲客詣予予不能款客則指鶴謂曰盍為若羽士留客無不大飲至

醉者子以是愛彌篤焉時徧贊於客曰美哉暠暠乎其衣縞其裳玄其幹頎而頂朱裒然一竹林隱者也吾與若其相共死生矣頃之見一蜣蜋推糞丸轉輪而行逐逐不休子惡其穢也欲斃之而不忍姑縱而舍之而馴吾鶴一日子有遠行童子飼鶴者不戒其常餉致鶴餒甚及歸入門忽睹其食穢也則駭而大驚以為吾老且眊也不能審視耶迫視之果穢也子愴焉神喪茫然如有失鄒對之食飲者欲喀之不出更悔其曩昔之徧贊

於客者之甚無當也而耻之欲斃之不可亦縱之而去
而鄒之推九者則化為玄蟬矣方高棲茂樹之林吸風
飲露不需乎人世一粒兩翼飄然如霧縠不染乎一塵
已復見樹頭黏一殼肢體備具若尸解然者不知其所
化圃人告予曰此所謂蟬蛻即曩時轉九者之所變化
也予默悔其初幸不使就斃為歎息無已嗚呼吾鄒來
好鶴謂其質至清也今若此已惡於轉九則謂其近穢
也今又若此物安可皮相哉子表而出之為世之持衡

者存鑒戒亦因以自儆也

自適園記

余雅性好花竹泉石急於飲食而尤喜農家種植事而不能日狎於田野以為恨則時種禾麻菽麥瓜蓏果蔬之類於客廳兩階下各一行行俱可數本余時亦荷笠秉耒為畊耘收穫如農家所為也以為常而自堂而寢而醉竹扶杏之館亦各有花竹泉石隨宜布列小小成趣地不逾五丈而遨然自適有餘矣因名曰自適園自

適之說始見莊子以為自適其適與適人之適不同也世儒乃於斯兩者遂不無軒輊於其間余以為過矣蓋人生宇内如螘戴一粒日營營於廣庭周除之下而不知所如此適人之適之譬也其又有吸風飲露食槁壤而飲黃泉者雖淡然無求於人世卒亦與彼營營者同歸於盡耳譽此而非彼不如其兩忘之也矧余所為自適者亦未嘗不待人以適乎何以故吾所藝禾麻菽麥瓜蓏果蔬之類以佐吾百畝之所出則可饔可飧可釃

可釀而吾廳復幽雅燕閒可豆可觴此皆吾自適之具也而樂羣無人則不適吾亦王之所儲有近古彝鼎水濱浮磬與騷人墨客諸子百家之籍可怡吾心神耳目也閒然無與共披覽則不適吾鳩巢所蓄有一味之甘盈罍之酒與醉竹扶杏之所為春秋花草山池魚鳥可恣吾臨眺也而嘉賓不時至則不適是吾之所為自適者亦無一不待人以適也豈必役役於爵禄軒冕如所謂爰居鐘鼓者而後為適人之適哉吾又何軒輊之有

故曰不如其兩忘之也惟忘然後能無不適

五愚公同社記

宋四周皆河山回環而中蟠輿壤數百里川澤之氣鬱而不宣故土風頑固而其人多愚考諸傳記則有若守株待兔拔苗助長刻舟求劍襲石為玉者是為古四愚也越數千載及我明萬歷中乃又有今愚公一人其行事與古四愚極相類然以其無不愚故不以一事成名也而第稱今愚公以別於古之愚者而宋有五愚云古

四愚先後生田間終其身不離其鄉土其所與皆其曹也故雖愚而無害於世今愚公乃誤羈一官以北游帝鄉與四方高明才知之士伍而乃不習其謠俗不能依阿其語言動静而與之相上下提其耳則弗喻鑿其竅則不通坦途在前而莫之知由伏弩在後而莫之知避如是數年卒以愚取敗而不知所稅駕有識而為之謀者曰人各有宜居亦各有宜偶子宋人也則亦復而所求而比德者而與之為偶而庶幾無患而處非其據偶

其所非其偶以罹此重困何為也今愚公聞言瞿然覺
乃即日徒步歸歸而視其里之人雖顓蒙如故然靡有
類已者必比德而偶則惟古四愚乎而四愚公已遐哉
邈矣可奈何於是益徙宋城之東荒曰蒙昧之谷者築
一室而粉其壁繪古四愚公於上而閉關却掃日回翔
徙倚審視之一有所行事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復時自
語言咿啞若有所質對者食且飲必祭而先焉若與之
酬酢或從閒闃之末有不竊笑者也今愚公顧自喜益

甚而曰此真吾偶乎因自稱五愚公之社嗚呼古今人不相及而何以稱社之同盖聞諸先民志茍同道茍合雖越千載旦暮遇之也志不同道不合比鄰千里也今愚公之與四愚者雖生不並世乃其鷇居而鷇食有貎而無心則固同調也而且圖其形列其事與共處一室而朝夕目在焉安可謂非偶也然而無血氣心知無得失利害與是非毁譽以生其憎愛而兆起瑕釁也則可全交也彼與高明才知友者不亦相得驩甚乃其臨得

失利害與是非毀譽之小小拂意也能使不被以兵乎比是以庋則友知不若友愚也友貴不若友賤也友今人不若古人與稽也貌而言貌而笑不若其不言不笑也今愚公求偶若此豈有所懲哉即以稱同社何不可

李中丞生祠記

盖自礦稅使出而寰内騷然多故矣其以一境集羣璫虎而翼者實繁有徒則無若徐淮璫挾持天子命與封疆之臣爭黔首勢據監司郡邑長上獨直指得爭是非

然不可久所與利害相嘗歲月相持為百姓爭命則無
若中丞中丞阿附璫與俱上下者不論其抱咫尺義角
立牴牾第以一事爭衡一去明潔於商民何當焉若乃
殄厥爪牙剪厥羽翼發大奸除大慝拯民水火而撥亂
反治則無若今總漕李中丞蓋中丞始蒞淮也璫暨禄
駐真州要吳楚閩越之會陳增駐彭城程守訓佐之暴
南北齊宋之闗稅餘鹽則有魯保而開礦務稅郡邑爷
羨理蘆政則有邢隆虎豹齊來民其餘幾公既以陵寢

地脈國家根本感動朝廷已帑羨蘆稅罷礦務而撤邪隆矣乃以簡書懼諸璫璫稍稍輯不敢動而江淮間獲喘息於斯須無何當軸者忌中丞能令回籍去又不令得代凡數閱月而代者無主名於是羣璫之役狐假者以百數璫役之役猴冠者以千數料民而食規利而趨害商不已剝及於民攘富不已剝及於貧噬膚及骨噬骨及髓千金之家旦暮立盡萬夫之命溝壑立轉而呼天乞命於牙纛旗鼓之下者徹霄淵矣公乃作而曰璫

第五日我耳故魚爛吾民也吾一日在即朝廷一日之臣民吾一日之民吾能坐視民水火中而焚溺之耶乃出視事催代之疏日上嚴緝之禁日下爰告於璫曰爾司稅爾司鹽其飭爾從事慎爾隄防毋縱彊禦剪滅我商民不然者吾請上方三尺劒以戮辱汝迺令於國曰爾巨猾神奸爾無賴亡命毋怙威勢驛騷我境土不然者吾奉三尺法以若等徇其有如狐如鼠憑城倚社以害鹽政者若而人論如法不貸其有如狼如豺吞噬攫

攘以傷殘無辜者論如法不貸其有勲臣而盜行𥁞暴

子猾僕挾璫脅商因緣上下罔利以干國憲者若而人

白簡從之而璫增之私王惟中偕程守訓表裏為奸乾

沒攘奪以百萬計則列罪上狀置之法增懼以死璫保

之私朱枋假威蟊賊䣛商以數十萬計商不堪命則拘

而置之法而保懾焉不敢逞於是徐淮之商若民始有

更生之望而父老之借冦臺諌之留賢羣起為兩淮商

若民丐中丞天子廼賢中丞進大司農令撫淮總漕政

如故也夫蕞爾淮方實稱都會商旅出途於焉輻輳省郡飛輓於焉咽喉九邊餉給於焉儲偫國家陵寢於焉發祥諸璫窮凶煽虐其間中丞抱空名於上萬姓肝腦塗地於下不旬月間行見弱者瘠溝中强者弄兵潢池耳即朝廷其何能淮方之與有公以既去之身當諸璫方張之餘抗雷霆之威而出塗炭之赤子卒之驅除强暴殄戮諸璫黄河以南大江以北鯨鯢息波魑魅匿影如披雲霧而覩天日此其鴻施豐樹於今有兩哉是時

當軸者當楚王以妖言而願甘心於郭少宗伯輩公出死力翼而生又復鷹犬臺諫沮壞計典惡直言臣而欲甘心劉司馬郎輩公觸忌諱而翼以歸以故不安其位而以中讒去讒之故難言也毋迺為數璫柄臣甘心哉鳥盡弓藏兎死狗烹自古歎之於是義商某某等集衆而謀曰中丞公之去留上為政歲時俎豆以不忘公我為政迺議葺祠祠成議肖像像成走謁不佞文其石余美中丞之功感商民之義傷讒言之害正嘉公道之不

泯於是乎為之記

亦玉堂稿卷七

亦玉堂稿卷八

明 沈鯉 撰

社倉議一

有司之積穀備賑也自公廪外則又有社倉一法固均以為民也然就兩者較之則社倉有實惠而公廪顧反有不及者何也盖當其積貯之時而已寓賑卹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廪率不過一二所社倉則四門四關各

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而輸散不越境其便一公廪者官自為之也其勢獨社倉者官與民合而為之也其勢分分則共其力於衆獨則總其勞於已衆力易舉獨任難周則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公賑必須憑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奸則賑輸具文耳社倉有殷實公正衆所推服者為有司分理其事而又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故本社居民孰貧孰否孰上孰

次一一皆有真見粒粒皆有實惠也其便三公賑必須按里排次第較凶歉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有他務相妨則勢又不能速及曠日持久遂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次逆旅之舍而所得不足以償費至有垂槖以歸或不及一饜以死者可哀也社賑則各濟各方隨投隨給其周之若燭照而子之如取攜其便四公賑不免有盤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輓負戴之勞而社賑則悉無此累其便五公廩一二而

饑民喁喁待賑者常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薫蒸疫癘不免或更有他虞亦不可知社賑則分局各濟散而不聚自不患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薄簷易於沾濡鳥雀緣空易於剝啄倉鼠穴牆易於圮壞則又必歲時修葺費且不貲況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晒晾之則遮晒遮減且有因緣為奸利者而社倉則狀若圓囷所需惟草木泥芭無磚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故

不煩晒晾無重簷故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時有人跡故鼠不為耗其便七民俗之日以澆漓也如逝波之東下而不可復反也社倉既立則里閈共為有無必藹然有同室之義一體之情焉葢不但緩急相周即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公私令令於國中曰吾勸輸備賑出爾私藏而公諸同邑不相識之人非甚倜儻誰肯應之惟各社有倉各勸其社之居民家道殷實者各自為備出其餘以待昆弟親戚之急人

必不能恝然而荒年賑濟惟在此方之人得用之不以泛及其他且輸者有時而貧亦反自取給焉此民情之所欲也因而導之當令下如流水其便九夫是九者惟社賑有之而公賑殊不然吾固曰社倉有實惠公廪顧反不如也

社倉議二

倉以社名則非獨有司之事也葢所在居人均與有責焉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今吾邑侯為吾

邑賑荒計既肫肫若此矣豈鄉士大夫與吾民有力者自為其桑梓身家乃不能好義以終其事與吾知其必不然蓋里中士大夫有富於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一日之樂靡小民終歳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水陸之珍强客屬厭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不惜也未有不以其鼠壤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盜陰以損福也諸如此類費何可勝計吾不敢謂諸君之盡然間

亦有不免焉者倘稍裁百分一以輸之社廩備荒年賑濟而起人溝壑之中不過斗斛中一粒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為有用諸君何憚不為且既名為士大夫讀書明道理當思天下饑由已饑顧乃於同室之困不少置念凶年饑歳家有餘貲廩有餘糧僮僕溫飽而目覩鄉井餓夫枕藉溝壑焉則亦與凡民何異此無論陰隲暗虧觖望難釋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以吾輩號士大夫反不能善推其心以為鄉閭倡耶即條陳民

問疾苦以請命於邑大夫亦吾輩責況今邑侯不待片言先自軫恤㢆思善後之策欲使吾父老子弟長無凍餒吾輩有不感激踴躍相率應命者非夫矣諸君必不爾也乃若環邑居民其間有力者不嘗有結社攢錢隨會講經為奸人籠取乎不嘗有修寺建塔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路足重繭而不惜乎不嘗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為游食供糗糒而自謂修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奸人誑惑之輙竭㢆恐後

積穀備賑本有益之事而邑大夫惓惓焉乃趦趄不前此何以説也夫神明正直非可私媚所福祐者必是善人為善人行善事無大於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於凶年饑歲盂飯可當斗粟諸君何故不為而乃營營焉役役焉求之於茫昧杳冥之中吾為諸君大惑之夫公輸苦浩繁而社輸多寡隨意公輸有程督有稽覈有罪繫而社輸緩急自便賠累無虞且自積自備雖為人亦為已也貧富何常吾今日出有餘以濟人安知他日不

人濟我以不足也惟願諸君各承邑大夫教令而導揚其波澤以贊成盛舉焉

社倉議三

以葢藏論一邑則邑人有富者有貧者有非貧非富而衣食有餘者大約不出此三等矣貧者不能積富者之輸穀備賑也則以為貧人積其非貧非富者安積乎積之家則不免侈於用而奪於姑可已之費將如何而可葢嘗見里中小民有結社積錢者或三五十或百貯之

一所及歲杪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積而分分如其所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為是紛紛者誠恐其侈於用而奪於姑可已之費也故為是以自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一策也予欲推此意以積粟於社凡非貧非富而衣食有餘者月輸粟一斗儲社庾計歲輸一石二斗時愈久積粟愈富值荒歲亦各如所輸之數還歸之如今之歲終分錢者此亦小民積粟之一策也不睹夫撲滿之為器小器也狀渾淪惟

一口口僅可容一錢滿積之不能逾三百然可入不可出必撲而毁之而後可得用吾今欲小民積粟於社者葢亦以社倉為撲滿而取諸寄也

用人議

我皇上臨御以來孜孜於用人圖治一時之治效可覩已近三五年職官多有不補臣愚誠不知聖意所在顧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稽古定制由内達外無處不設有該管衙門由大及小無一不付與應得執事非

徒以備員而已也總之皆精神心思所寓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由此則治不由此則亂二百餘年聖神繼作無不率由者匪但前事之不忘實惟成憲之當守也臣請得一一熟慮之葢在內五府六部與各卿寺衙門逐日奉有欽依隨即發行天下一有壅滯則後來文案堆積相仍不免悞事故今五府有掌印官必有僉書六部有尚書必有左右侍郎又各有屬官分理其餘卿寺亦莫不然盖本源之地無壅而可周流不滯也而又特

遣廵撫都御史安撫人民廵按監察御史糾發奸弊俱要職也乃今常經年不補而九卿衙門或有正無貳或有貳無正居常鞅掌易以稽遲臨急乏人且相那借累朝以來人材寥落未有若此者此今時在内景象也外省都布按三司或主甲兵或主錢穀或主刑名各為一職猶恐不徧又設為分守分廵與各兵備以分理三司之事使一擔衆責易以舉行險阻幽深無不周徧亦承流於上宣化於下缺一不可者若復付與别道兼攝或

至連數百里之外以相遙制勢豈能及蓋各省地方常踰千里守廵兵備分布彈壓者不過數人而又有入覲行者入賀行者有新舊交代日久不至者其現在五六人猶復不備將彈壓可得而偏乎蓋地濶則控馭難周而盜賊竊發事繁則耳目難徧而吏胥為奸守廵道胡可缺也守廵而下則各府知府比之司道事體尤專乃今亦處處懸缺姑委之佐貳署掌夫知府惟位尊望重故能表率所屬使遵奉約束無敢有慢政虐民者佐貳

倅職也其屬乃州縣正官能使見嚴憚稱師帥乎矧復有非其境土而攝者其視官傳舍而已矣既視官如傳舍豈復能視人之事如已事乎撫人子如已子乎為人守藏能惜其財如已之財乎其圖易以塞責者不任其難其取辦於目前者不顧其後縱小小辦治亦目前了事而已官民情隔父母赤子判然為二此今時在外景象也夫内不備則源塞外不備則流壅塞且壅則不能有潤澤及民天下安得而治此用人圖治法祖第一事

而臣愚諄諄言之也雖然此論其常也有急於此者海內之承平久矣當此差繁賦重之時豈無弄兵潢池者而所在無官孰與簡兵孰與儲餉孰與繕城隍圖戰守以備不虞陰雨至而後為計其有及乎且朝廷每遣使必設副貳以行一時一事猶兢兢若此也矧其有常職有常事以稱代天工凝庶績者可若是草草乎如謂省官省費官可不備也則歷年以來裁冗員者不遺餘力矣詎復有可省者乎富人之家田廬稍斥猶多畧㳙獲

廣招佃人以為已分理於下誠恐其家之不治而地有遺利也豈有天下國家者而可惜此小費乎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國無政事則亂夫官惜費則國無仁賢矣無仁賢則無政事亂且滋起所憂方大可視為小小者哉伏願皇上法祖建官舉逸修廢俾仁賢濟濟在列則臣任其勞君享其逸天下可無為而治矣故臣愚以用人為當今第一議

行政議

臣惟天不言而天子代之君有時恭默不言而臣下代之緫謂天言天言者天命天討之所自出也葢綦重已

祖宗朝面决政事一切章奏例應批答者隨奏隨答隨答隨下無留難也及皇祖世宗皇帝深居靜攝始不面决政事乃其時臣下之所禀承機務無不振舉者則恃此章奏一脈為可通君臣上下之情也而國家大政事即在此矣夫章奏即政事停章奏即停政事也緩章奏是緩政事也皇上試稽覽載籍上下古今歷數其興亡

治亂曾無有政事而可以為國者乎皇祖雖深居大內
而章奏批答疾如風雨其精神何嘗一日不運於天下
故其時雖不面决事而庶政修舉亦自與臨朝稱制者
不殊茲所以無害於嘉靖中興之治也假令皇祖末年
不廢臨御則久道成化宜不止此皇上祇知其倦勤之
迹不求其勵精之志毋亦有未盡者乎臣反復思維一
念隱憂有不勝杞人之慮者葢凡政事中有利害所當
興除人才所當進退材藝所欲馳騁忠藎所欲發攄國

是所由鎮定機宜所由剖斷者莫不取決於渙號之一頒惟留中不報常後時則利有當興者不興害有當革者不革賢能當陟者不陟愚不肖當黜者不黜明作者無以見能尸素者得以藏拙懷忠盡之意者鬱於心胸奉奔走之職者困於羈絏此當事之臣之所甚苦也是故國是有盈庭之議非早奉宸斷不明軍機在反掌之間非立承斧斷不決諸如此類一有濡滯將九重德意弗宣且遂為衮職之闕者亦何但臣下之不能盡職也

夫人情需則易疑留中者曰何為而留緩發者曰何為而緩其設為不必然之慮而妄揣一人之意指者無不至也此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三五之隆庶事以康如四時之序森乎不爽惟後之優柔不斷者乃多有廢而不舉之政皇上聰明睿知乾綱獨攬本毅然大有為之君顧徒以章奏稽留使咸熙之績有遜於堯舜之世此臣心所大不安也故竊以行政為急焉

屯田議

自鼂錯建言募民耕邊以實塞下此屯田之始也是後趙充國屯西域劉馥鄧艾屯江淮曹操屯許昌羊祜屯襄漢孔明屯渭水郭汾陽屯河中韓世忠屯金陵成祖用前人遺策相循不廢故居者無輸將之勞而戰者無待哺之困屯田之制蓋深得寓兵於農之意焉而足餉之長策莫善於此矣我國家倣古遺意創為良法畫天下設衛畫衛所置屯大要守者什三耕者什七卒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享耕穫之利其法又視

古尤備焉顧法行既久寖失初意則不能無弊是以屯田之尺籍徒在而三軍之枵腹無裨整肅振舉之策在今日誠不可不講也請先述末流之弊而後及處之之法可乎葢古之屯者惟自為生養之計而不以貽憂於國也其有事而食也民未嘗取之於官其無事而耕也官未嘗斂之於民上不勞而下安之所以久行而不廢也乃今耕而入粟者有交納遷轉之煩戍而得食者有關支遲留之弊雖視夫千里餽糧者有不同而吏緣為

姧人滋多事逋負荒蕪之端從茲起矣夫國家之養兵恒患於食之難給也彼誠可以無饑但不屢吾慮亦足矣而何必與之計升斗之贏以滋弊乎此屯之壊於租税者一也古之屯者阡陌相連上下常數千里耕者之從事其間初未嘗有異處也今國家之制星散置屯本以從人情之便為常稔之圖而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或分數處勢不能以相兼則舍遠圖近亦人情之所必至者彼近而易及者固享其収入之利而遠而

難及者安得無汙萊之迹乎以此而日甚一日欲田之不拋而荒食之不因而虚者無是也此屯之壞於分土者二也古之屯者有屯而後有食軍之視屯若輜重然不可使一日去我也今屯之始也雜於民田而疆埸之别易紊迨其久也又任其自棄而盗鬻之禁不嚴以故賣者易售買者易行輾轉相尋田之去其主人也非一日之積矣此屯之壞也又由經界混而法之不立三也夫法之壞也非立法之初使然也葢其始也起於端緒

之煩而其既也成於因循之過法安得而不壞也是故君子之為法也不貴煩而貴簡不便於寬也而便於嚴葢煩則弊端易生而簡則有畫一之規寬則法紀易弛而嚴則有難犯之勢為今日慮亦惟簡與嚴之為尚耳所謂簡與嚴者有復舊之議有更新之法二者固不能以相兼也愚請得而備言之彼屯田原額轉相貿易其為時非一世而所歷非一人矣今欲於盜買者則奪而歸之於軍是巳往者享其利而見業殊有所不堪也此

不可不為之處也竊計置田之家三年可以足直又二年而獲利半之請下令於民凡佃種軍屯者限五年還官而自今仍鬻者必治以重罪則屯額之舊可稍稍復集矣夫然後參之舊冊更為清造除各衛各所之屯總為一冊而各軍之屯又註其四至而人給一冊軍有更代則此冊與俱而私相授受者亦庶幾其鮮矣至於每屯百頃則申命武職一員專理其事必時而耕穫正而疆理兼之以拊揗練習之務而提督於上者必為之嚴

法禁時廵行以考課之所部者治則與勝敵同賞所部者否則與失律同罰必信必果無少貸焉行之既久而屯有不修者鮮矣然此固就事論事以紓目前之急復成法之舊耳若既補偏救弊而立為經久之法非盡易往昔之轍而大有更張不可也何也星散置屯本以從人便而其卒也乃民田易混而盜鬻之弊叢生焉此疆界之煩為之耳如於守城之處以環城之四周者為屯屯之外始民田焉守邊之處以沿邊一帶者為屯屯之

外始民田馬則不惟耕守之勢便而界限分明彼此遼邈私責之端無自起矣況附近之田多常稔之田乎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固通融之計也然而城守者無事之日多宜可以從事於耕而邊塞之區烽燧時警道里遼曠欲安心於畎畝之中亦難矣竊謂沿邊之處宜每卒僉正卒一人守邊副卒一人守屯使守在外者無内顧之憂而耕在内者無外擾之患内外耕守之間有相倚為命者矣田之有上上下下也槩而予之未辨也愚竊

謂江南之田屬常稔者人五十畝足矣江以北者宜少加之乃邊塞之地則多瘠少腴非百畝不足以贍一年之養也辨其肥磽而制之多寡則人安而荒棄者鮮矣凡此皆法之簡而易守者也以易守之法而專之以責成之人申之以嚴飭之令則孰以苦吾法撓吾法哉故曰為今日慮簡與嚴而已矣雖然屯田與鹽法相表裏者也自守支之説行則商人不樂於開中納銀之例起則塞下不能有積粟屯田之易廢而難久者率以鹽法

之不能為之輔也講屯政者宜於斯致意焉

鹽法考

自管子有鹽筴之議而後世宗之於是乎榷鹽有令理鹽有官漢唐以來咸賴之以足國籌邊既卓卓有明效矣宋熙寧時令商人輸粟緣塞下而以江湖淮浙之鹽給其直而加厚之以故商賈樂於趨利而不辭奔走之勞軍餉恃以取給而無勞轉輸之費信所謂飛輓神運而一時足邊之策蓋莫有善於此者我朝循用其法而

名商中納著而為令非百世不可易之道乎今考天下行鹽之處為轉運司者六為提舉司者七國初甞設有竈丁著有圖籍授以鹵地給以草場償以工本而又復及於其家所以恤竈丁者誠甚厚也比鹽成而當開中之時則量所在之粟芻貴賤與道途之險易遠邇折中為例而出榜召商在洪武時每鹽一引不過納銀八分永樂時亦輸粟二斗五升而已本一而息恒六七倍之所以利商人者誠甚溥也夫竈丁得所則人斯力於趨

事而財出有不匱之源商利居多則人咸樂於中納而國計有常資之利鹽法之行於國初者固無以議為矣其在於今乃私鹽横溢而官鹽遂阻商人中納日寡而邊徼之利賴益微者豈方今之邊事與昔異乎將今日之人情與昔異乎抑時異勢殊而祖宗之法可行於昔者不可以行於今乎吾知其有不然矣且倚頓一匹夫耳尚能以鹽之利而致富不貲況以天下之全力而總天下之利權有可以求之而不得者否也劉晏理財於

唐在當時諸凡之費取給鹽法者過半今獨以之濟邊而顧有所不足者否也愚因此而考究其故蓋亦法制之更張太過漸已非祖宗之初而目前之小利是急不思為經久之計耳自今論之鹽有常股有存積常股七分存積三分固例也然商人樂存積之易効既以趨赴而爭先而常股之守支於場者至有沒其身而妻子代之則商人固苦於支給之難矣洪武永樂間納銀納粟之廉者非徒以委利於商正所以厚吾三軍之士也成

化以來漸增而至於八錢則商人苦於規利之難矣又其甚也勢要占奪賣窩買窩有報中之難例外勸借加耗私增有輸納之難守候查盤關領勘合有逗留之難私鹽既賤官鹽遂壅有發賣之難有此數難此商人之所不樂於中納而邊計之由以日虛為今日計在惠竈以開其源通商以導其流而欲講通商惠竈之法則正鹽之價不可不減也餘鹽之直不可不給也支掣之期不可不信也留難侵漁之弊不可不革也無用之鈔不

可不償之以足其直也常股存積之法不可不融之以歸於一也而數者之中則清餘鹽減正價者其要也何也鹽法之不行者以私販之亟而私販所以恒多者則餘鹽之有以叢其弊也葢貧竈苦於不給旣每以所得之餘而廉其價以竊鬻人情樂於趨便又恒諳有餘之家而易其私以圖其廉則私者安得而不盛官者安得而不亟也今欲於餘鹽而厚之當念夫正鹽之工本至給鈔二貫五百何如其厚也彼有其鹽則以正而視其

餘亦可也欲於正價而减之則又思祖宗八分二斗之例何如其微也今雖不能多損之以幾於昔亦以少取之以不至於今也如是則正鹽之價輕既有以利乎商人而餘鹽之盡收又有以利乎貧竈將私販之自息而公法之自行也或曰國家之財用常苦不足雖欲於竈丁之餘鹽而厚之又安所取給也愚曰鹽之所在利之所在鹽誠無窮而利何患其未廣也今者理有國之賦而不求其大端不酌其久遠惟區區與細民爭刀錐之

利計尺寸之贏所得者少所失者衆朝四暮三孰寡孰多哉故理之有道則常股之鹽可隨足不必又存積也況此速則彼將益滯也法之不運則商人之利亦吾之利不必較錙銖也況商困則國亦困也此正價之所以當減而餘鹽之不可不清也雖然又有說焉國家之名商中納者本以資芻餉輦運也今行之既久而寖失其初守運司上納之例而不循沿邊糴買之規則轉輸之勞吾猶任之雖歲時開中徒與商人為日中之市而已

矣假令三軍之士脫巾而一呼或近塞之區水旱之相仍縱府有餘錢而枵腹者無資也豈祖宗初意哉通乎此說則雜買之規不可不復其舊而屯田之法勿諉之難行而莫之講也

兵食論

何以足兵兵貴責實何以足食食先崇儉夫兵無實則虛虛則不武食不儉則耗耗則難繼如是而徒聚兵無益徒日加賦無益也是故實與儉其兵食之上務而籌

國之善策乎三代遠無論已姑自後世談之嬴秦僻處一隅而以六國之形勢與之度衆而較力則秦彈丸小耳然秦人開關延敵而六國之師咸縮足而不敢西向卒以成蠶食之謀豈不以秦民之强悍武勇為可恃而六國之旅有不可為衆者哉君子曰觀秦與六國之勢可以知兵矣漢文當瘡痍新定之餘而尤勤勤於蠲民田租之詔在經用疑為不足而其時府藏所積乃陳不可食朽不可較富極矣至於孝武承累世之蓄息而益

之以桑孔之榷算所入視文帝時又百倍而天下之嗷

嗷而待哺者何急也豈曩之薄征者固有餘而今之厚

斂者乃不足哉君子曰觀漢文帝之世可以知食矣是

以司國計者使兵之可用如秦足也而不必如六國之

衆使食之制用如漢文足也而不必如桑孔之謀彼不

强之兵猶無兵也是操鉛刀而使之割不節之食猶無

食也是注之上而漏其下也夫荷戈候敵蟻聚於邊疆

而負輓供國者相屬於道路在我師未為不盛而取之

不為不察也而覈其實則無制之兵無能之將與夫聞戰而股慄者過半矣以此而驅之使戰詎非割之以鉛刀乎公家之食既已多冗而土木之修錫予之濫且歲無虛日吾不知其誰給也以此而制國之用不得謂上注而下漏乎嗚呼操鉛刀者曾不足以斷腐朽而注漏盂者竟不足以存一勺善救弊者亦在乎反之而已矣責其實而使之有用補其漏而使之不涸固所以反之之道也不嘗見凡民之情乎夫以富人之室率子弟而

禦侮侮未有不可禦者也如其招鄉鄰之衆而助之則敵得操其戈入其室矣小民之家畀之十金巳寛然有餘比其家之愈饒慾之愈侈而其用反索然窮矣不知其兵之不武而惟曰徵兵之不衆不反其用之不儉而獨憂制用之不足者皆此類也胡為乎不反而圖之也說者曰時有今昔則財有豐耗風氣有南北則人情有勇怯以古準今以勇較怯者泥也非通論也愚曰不然人之勇怯財之豐耗終不以秦越殊狀今昔異形也昔

項籍以吳中子弟渡江而横行天下劉晏以淮揚一隅供國而國用常足亦可見兵無南北惟其練賦無多寡惟其節不練之兵不節之用雖盡聚天下之兵以為伍而盡用末世之法以括財亦何補於富强之計哉故曰善救弊者亦在乎反之而已矣雖然兵與食非二物也兵之多冗食之耗也蘓子嘗曰養兵十萬五萬人可去也廪之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故世無冗兵亦無冗食而天下無事則所謂兵者特不忘戰焉而已矣

有太平之畧者其尚於根本圖之

論京營兵制

古稱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武備之在天下甚不可一日不講也而況都邑定鼎之地為諸夏根本之係乎在西漢之興也有南北軍羽林之制唐有府兵宋有禁兵雖世代不同盛衰互異而其創制立法則均之有居重馭輕之規强幹弱枝之義也我國家自成祖都燕深惟遠慮所定兵制在畿内者既已視諸郡為實而其在輦轂

之下又視夫千里之内為重焉考之立國之初隷在五軍都督府者止四十八衛至永樂初年始增而七十二衛矣時乃設五軍營以統將士三千營以司寳纛令旗神樞營以司神鎗火器而復選附京諸省與中都大寧等衛之官軍使更番入役以充營伍是為三大營也三大營之制内衛京師外備征調巳赫然雄天下矣景泰初年復用本兵尚書于肅愍公議以為各營將卒自為號令不相統紀而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非同心一體之

義也於是選諸營之精壯者十萬分十大營而設重臣以總統之其不在選者為老家軍至成化間又增置二營而十二團營之制於兹備矣今考其制大小相維重輕相制如一綱之舉乎衆目何其整也無事則聚而練之以壯國威卒有徵發則隨其多寡而以次撥用不待遴選於臨事之時而莫非其桓桓而孔武者何其豫也以此而守則神氣以壯可以遏不靖之萌以此而戰則我武維揚可以底膚功之奏祖宗之睿謀遠算信已超

軼乎往代而良平復出無容其更張之見矣獨以承平既久則紀律易弛玩愒相沿而凋敝遂甚十二團營之制非不晏然猶昔也而今之號稱精鋭者與昔之老家奚别焉名存而實不副識微君子徒以為有存羊之意而已矣自非大有振刷何以起積衰之勢瘳沈痼之疾乎然欲起而瘳之亦不必破成規而别立一制度也即今之名而求得其實以復乎往昔之舊焉其幾也實者何曰軍實之不可不覈也肄習之不可不精也士氣之

不可不培也綜理之不可不核也如是而又專責成擇閫帥修此六者故全也夫團營之軍未嘗不備曷為而又實之當覈也葢古者兵農合一有所發也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是以兵無不勇之夫而國有常伸之氣其在於今則强者耕弱者戍矣富者傭而市井者代之矣望之雖蟻附而雲屯而物色其人則黄口之童斑白之老與夫尩羸而憔悴者過半矣此昔人所謂養兵十萬五萬人可去也若之何而可以弗覈也令將限之以

年以方壯而籍以始衰而代驗之以狀以驍勇而進以衰弱而黜如選士之於鄉社惟恐比之匪人以為民殘也不亦可乎團練之法歲時不廢曷為而又肆習之必精也蓋古之教民戰也教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則作民氣也教之以攻殺擊刺之方則作民勇也夫是以上無虛文下無廢業而兵之不可制勝者否也其在於今則訓練徒勤如羣兒環聚而戲亦祇為故事而已矣昔人所謂戰不教之民而棄之者今日是也若之何而可以

弗精也今將使列團營者五十有隊非徒長之也將使有道者一人焉申之以忠信長上之訓使之見敵則奮然而有怒心將使諳兵法者一人焉譬之以古昔制勝之畧如所謂背水囊沙之類者使平居皆曉然而知將意又將使慣武藝者一人焉教之以衝鋒破敵之要如今之所謂鎗手者使之習尚武勇樂於戰鬬如秦風之賦無衣焉以試其勇必可以投石而超距以程其藝必可以百步而貫革汲汲然如嚴父之誨其子弟惟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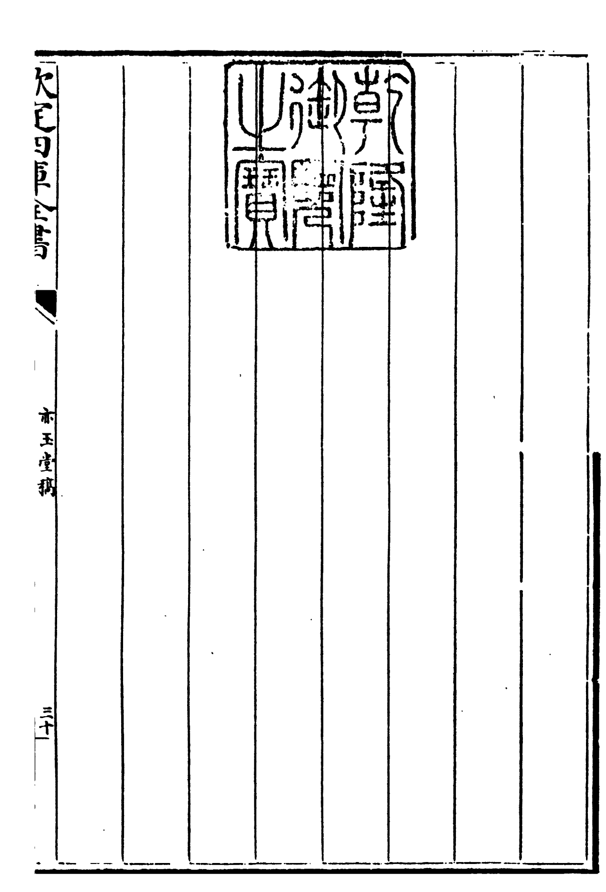
或失之惰以貽厥家聲之墜也不亦可乎不然則孫武以婦人而習陣不可以取信於闔廬矣至如國家之養兵歲糜百萬不可謂不厚而士氣之所以不揚者非其養之而未至惟其有以奪之也何也養兵本以耀武也而今乃累之以畚鍤之役籍兵本以為國也而今則執御於豪貴之門又其甚也則廪餼之賜從而勒之且從而侵漁之者衆矣昔謂未戰養其氣將戰養其力者恐不如是之輕且易也以此驅民於戰方將有以嚋昔之

苦而報怨者安望其為勇敢之倡乎故曰士氣之不可不培者此也國家之綜武纖悉備具不可謂不周而軍實之所以不充者非其慮之有不精惟其有以弛之也何也戎馬中國之長技予之而不復究其肥瘦故馬多款段之迹對壘全恃乎甲兵有之而不以驗其虛實故兵多鈍朽之器又其甚也則貿人傭馬以市利而弓矢戈戟之類有終於不蓄者矣古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者今日是也以此而驅民於戰所謂縛孟賁之手而

女子勝之者安望其全師之績乎故曰綜理之不可不核者此也夫綜理核則兵有所恃矣士氣培則兵無不揚矣肄習精則兵皆有教矣軍實覈則兵無偽名矣四者備而補偏救弊之政亦庶乎得其槩矣然愚聞軍政之修明也分而理之者偏裨之責統而一之者專閫之寄今以文吏而論庶官分列於外太宰課其殿最而黜陟行焉此上不勞而下之所以無廢事也今團營之兵自一隊以至千萬既各有主之者矣獨不如文吏之專

意以責其成功乎又嘗觀爲天下者擇一相相道得而萬國理天下之大固以一人而重也今以十二營之兵而屬之一將以提督之亦億兆之命宗社之休戚係之矣獨不可致其謹如卜相者之甚難乎此愚所以又有專責成擇閫帥之說也夫責成之必專非可以嘗試而漫爲之也以一營而論有十千之數矣爲大將者誠以甲乙十千編立名號選武職才幹者如前四事悉以委之又從而稽之所部者稱則與勝敵同賞所部者否則

與敗績同罰必信必嚴無少貸焉行之既久將有各自為戰各自為守者也不愈於今日之徒練而無益哉闡師之當擇不必重臣而後可勝其任也古名將誠難得而文武百官之衆四海九州之廣不可以無才誣之矣誠為之廣詢博採如國初之徐公達近代之王公守仁其人則不計崇卑不問文武而閫以外者悉以委之吾知當今之天下一將相而表裏之無難也奈何以主將為細務哉


乾隆御覽之寶

亦玉堂稿卷八